



方舱医生

上海岳阳医院方舱医疗队副队长 邓玉海

抗疫老兵又一次逆行

“武汉封城忆犹新，魔都结界况未明。网格管理一体化，方舱控防待清零。外治法疗无症状，药食调治虑转轻。新冠执迷终不悟，扫却余毒自由行。”

邓玉海的微信签名，自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以来，就没变过：拒绝恐惧。

他也是这么做的，无论是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，还是支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闵行老年医学中心临时执业点，抑或是现在战斗在虹口区纪念路方舱医院。

邓玉海是上海岳阳医院方舱医疗队副队长、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。每次逆行，这位抗疫老兵都没有多少犹豫。

别人喜欢叫他“老邓”，可人高马大的他在防护服背面写的昵称却是“小邓子”。他和队伍的第一站，是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。在收治病人前夕，他一遍遍检查着舱内的每一处细节，奋战一整夜，医疗队收治了千余位患者。

根据感控要求，入舱和出舱都有时间要求，注意留好余地，做好前后两班交接后，前组再有序离开……根据出入舱时间，后勤保障组尽量安排好送餐时间，保证及时、足量提供三餐。“一夜没合眼，邓玉海觉得自己仍然很精神，他在微信群里忙着交流总结经验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这是我们筋疲力尽后的自豪”。

在新国博方舱医院奋战一周后，根据安排，邓玉海和队友们又要“开荒”去了——做好与天津援沪医疗队的交接后，他们马不停蹄奔赴虹口区纪念路方舱医院。仅用了一天时间，纪念路方舱医院1200余张床位就准备就绪。

“我觉得，医院为医疗队配备了信息协调组，是方舱医疗队组织架构的点睛之笔。”除了做好医疗救治，邓玉海还协助领队做好医疗队的各项协调指导工作。他和队友一起修订的方舱病员收治问卷，为平稳有序的开舱日打下基础；与感控员设计的感控调查问卷，为分析感控漏洞以查漏补缺提供了依据；在后方支持下，还落实了方舱医院医疗队志愿服务的章程。

对了，老邓还是位斜杠医生，闲暇之余喜欢用诗记录工作。方舱收治首夜，他写下“挥师东进方舱定，诊察三分心绪宽。饱暖无忧医有序，人命千金护万全。”又比如，他也写下了“外治法疗无症状，药食调治虑转轻。新冠执迷终不悟，扫却余毒自由行。”

本报记者 郜阳



援沪「大白」

江苏省援沪核酸采样队队员 黄榕

这个月第19次来上海

“苏沪同心，守护上海就是守护江苏，只要上海需要，我们一直在！”

“愿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。苏沪同心，上海加油！”今天，是江苏省援沪核酸采样队队员、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黄榕这个月第19次来到上海，在微信朋友圈她写下如是文字。回忆这段援沪经历，她坦言百感交集。

“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新闻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”3月30日，接到支援上海的通知，但就在当晚，黄榕的祖母因为突发急病送往医院急救，作为医护人员很想守在病床边照料，可肩上的使命让她选择舍小家顾大家。31日上午10时，黄榕收到祖母过世的消息，当时她父亲又因疫情在上海无法赶回，丧事只能由母亲操持。“医院领导得知情况后，第一时间关心慰问，并询问我还能不能去支援，我依然坚定地回答：能！”

当晚11时，黄榕随医疗队踏上援沪征程。次日凌晨3时抵达昆山，吃过早饭稍作调整，穿上防护服带上物资，便动身前往上海宝山区，到达点位后立即投入到核酸采样工作中。防护服、面屏、手套、口罩、鞋套，一穿就是四到六个小时，时间到了再换一身防护装备接着干，从消毒、取采样管到拆棉签、采集咽拭子、将样本装入无菌采样管中，这样的动作她重复了上千遍。“忙完一天手都抬不起来，但大伙儿没人抱怨，一切都是那么默契。”

黄榕还身兼感控员，需要检查核酸采样场所以及防护设施是否到位，与社区志愿者反复沟通细节，确保核酸采样任务顺利进行。上海居民对工作的积极配合，让她印象深刻，大家有序、规范佩戴口罩前往采样点，前后保持2米距离，采样后立即戴好口罩回家。“当看到小朋友做核酸时，我禁不住想起了儿子，每晚回到驻地和他视频时，他总是问我：‘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’我会告诉他：‘妈妈在外面打病毒呢，打赢就回去了。’他还一脸天真地拿着一个小棒子跟我说：‘妈妈，我去帮你把病毒打跑吧，这样你就可以回来了。’我的眼泪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”黄榕已与孩子约定，待疫情散去，一定要再来一次上海，一起看看外滩的璀璨夜景、迪士尼的绚烂烟花，还有她支援地宝山的浪漫樱花。

本报记者 唐闻宣

每个人都是战士

“守护每一个重型患者，守护这座我们热爱的城市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

定点医院医生

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皋源

坐镇ICU守护重型患者

上海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曾带领仁济“重症天团”入驻上海市公卫中心，成为最后一支撤离的重症团队。

昨晚，当记者拨通他的电话时，皋源身处仁济医院南部院区（定点医院），这一次，他再度坐镇ICU，虽然身在“主场”，作为该定点医院重症救治专家组成员的皋源说，这一次，压力比之前更大了。

皋源是抗击疫情的老将，有着丰富的重症治疗经验。今年3月25日，他和团队赴周浦医院支援。4月3日，仁济医院接到上级通知，将南部院区改建为定点医院，4月7日正式收治病人，主要收治儿童、血透、孕产妇以及有各类基础疾病的成人患者。4月18日开通ICU收治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后，皋源便成了这里的掌门，过上了隔离酒店和医院两点一线的闭环生活。

上午视频查房、讨论新收治的病例、参加市级定点医院的讨论，下午院内会诊，对复杂病例不断调整治疗方案。皋源说，这段时间，心无旁骛，眼里只有病人，只想着重型患者如何让他们避免病情加重，如何早点摘掉重型的“帽子”。

这真的很难。2020年的时候，重型病人的肺部感染较为严重，团队很多时候在努力治疗患者的肺，现在，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

皋源说，奥密克戎所引发肺部严重感染的患者很少，但是该毒株传播性极强，本身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感染后，容易发展成重型，这就是救治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。“这类病人数量很大，他们的基础疾病很多，从肿瘤晚期、心血管疾病、神经系统疾病、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到糖尿病高血压都有，合并三种及以上基础疾病的患者超过半数，治疗起来非常复杂，需要多学科参与，强化专科协同，一人一方案全力救治，降低死亡率。”皋源说，目前ICU病房里有38张床位，预计还要增加，年纪最大的患者已经97岁，此外还有一些急症患者感染后发展成为重型。对团队来说，每一天都不能掉以轻心。

如今，皋源参与这一波抗疫已一个多月，什么时候可以回归正常，他说自己没有想过。“那么多同道和专家来支援上海，他们不问归期，我们定点医院更要坚守到最后时刻。守护每一个重型患者，守护这座我们热爱的城市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 本报记者 左妍

“在疫情中，能通过流调工作看到居民的体谅、配合，看到工作人员的认真、负责，看到上海人的坚韧、勇气和善良，是一份幸运。”



流调志愿者

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 闫雨蒙

宿舍里的防疫「侦察兵」

一部电话、一台电脑、一支笔、一张纸，宿舍成为“临时流调办公室”，也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闫雨蒙的“战场”——3月以来，她与150名上海交大医学院的老师、同学一起作为流调志愿者，为申城战“疫”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宿舍空间不算宽敞，闫雨蒙和室友都是流调志愿者，有时因为负责的案例不同，为了互不打扰，两位姑娘就一个在桌前，一个在床尾拨打电话。每位流调对象的行程轨迹、生活习惯都不同，涉及的密接有多有少，遇到年龄大的老人耐心倾听、及时安抚，遇到不配合流调的对象则尽最大的努力取得信任……最复杂的案例，一个团队甚至要花上10个小时才能完成全部流调流程。尽管流调工作细致、繁杂、琐碎，但闫雨蒙觉得，对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。

在近一个月的流调志愿工作中，闫雨蒙真切感受到了因为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，流调的任务特别是在轨迹、疫苗接种、防护措施询问方面轻松了许多，但她和队友们丝毫不能松懈，因为大家明白这份防疫“侦察兵”的工作越是做得早、快、准，就越能够尽快寻找到传染源头，找出密接和次密接人群，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，从而有效地控制疫情传播。

最近，完成一份流调的平均时间已经提速到2小时，比以往平均5小时缩短了一倍以上。这得益于学生志愿者们背后强大的支撑——尽管因疫情阻隔“分散办公”，可但凡遇到信息缺失、错误，带队老师和疾控工作人员线上“秒回”；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可联系公安协查；线上工具也大大提高了效率，一例感染人员的信息收集，从基本信息、到轨迹排摸、到最后流调报告等文件的撰写大大提速。此外，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了公卫联合流调组，教师志愿者们基于亲身实践，组织编写了一份内容逻辑清晰、语言简洁、通俗易懂的《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实用手册》，帮助大量流调志愿者快速熟悉任务、顺利开展工作。

“在流调过程中遇到的每位感染者，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有医务工作者、外卖小哥，有老人、准妈妈等等。我们能做的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更少的人承担风险。而有时候，多一点点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倾听，就能让电话那端的人放下几分担忧，得到些许宽慰，也能更理解防疫政策，更主动做好日常防护。” 本报记者 易蓉